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三十七回 魏宣陵割馬救秦王 榆窠園眾雄服敬德

詩： 萬千紅紫春光好，語燕啼鶯聲韻巧。

美人帶露倚雕欄，為惜花芳春起早。

窗籠花影正離離，倚遍欄杆有所思。

欲向嫦娥問心事，幾回愛月夜眠遲。

緩移蓮步下瑤台，雲斂長空玉鏡開。

試向銀盆掬秋水，一輪明月掌中來。

彤雲萬里六花飛，士女停針出鳳幃。

拆得一枝梅半吐，清香暗襲繡絨衣。

歌罷逸詩才數律，回文再表建功臣。

話說秦王跳過溪正走，被單雄信抄路又趕將來。秦王正在危急之際，恰好徐茂功飛馬尋來，把單雄信的紅袍一把攥住，說：「大哥！想當日在龍門鎮，八拜為交之時，對天盟誓，情同手足，義若連枝，今日乞看小弟薄面，休趕我主！若非夙昔交情，小弟焉敢冒犯虎威？」

馬過山溪才待走，追魂雄信急來臨。

相隔只爭百數步，看看趕近李儲君。

秦王正在艱危處，閃出軍師救難人。

手扯戰袍不肯放，百般哀告單將軍：「龍門鎮上曾盟誓，刺血焚香效古人。」

苦還要害吾明主，忘卻桃園結義恩！」

雄信馬上呼「徐弟，不比從前這段盟。」

往日金墉同侍殿，今扶各主哪容情。

你今為主圖名利，我也回王要建勛！」

言罷雄信忙開劍，紅袍割斷去追尋。

話說單雄信把秦王直追到榆窠園。怎麼為榆窠園？一林都是榆樹，所以為名。秦王一騎馬，跑入樹林內躲避。雄信也要放馬進去，自然真天子到處百靈相護，上頭枝葉免住盔甲，底下樹根絆住馬足，卻是神迷鬼儻一般，自然不能衝進前去。

雄信馬上重添怒，再趕儲君李世民。

棗槊飛輪高下刺，三回五次不傷身。

前回玩景遭多難，今遇觀陵險喪魂。

潛蹤急進榆園內，葉茂枝繁好避形。

話說秦王在樹裡邊，雄信在樹外邊，三回五次，舉槊刺不著秦王，性急了些，把槊刺在樹上。所謂寸鐵入木，有九牛之力，如生根相似，急切拔不出來，又被秦王縱馬走在活路去了。雄信拔槊在手之時，秦王已去數里之地。雄信放馬又追。

且說茂功跑馬回營求救，只聽得洛河水響。茂功問：「什麼人在此刷馬？主公有難，被賊將追至榆窠園，快去救駕！」那裡答應一聲：「我敬德在此！」敬德洛河才洗馬，猛聽人喚馬嘶聲。茂功遙指榆園內，連聲叫主有災迺。

河南賊將追跟緊，快做興唐保駕臣！

說那敬德精脊梁，蓬頭赤腳，人無衣甲，馬無鞍轡。茂功說：「敬德！」

主公有難，快披掛了去救駕！」敬德說：「披掛不及了！」茂功問：「你的鞭在麼？」敬德說：「有了！」好敬德，■馬單鞭便走！

手舞鋼鞭如電閃，身跨龍駒似疾雲。

只思要救秦王難，不穿袍鎧便離身。

蓬頭赤腳無衣襯，止束單梢利水裙。

保駕長槍留寨內，擎王竹節緊隨行。

叫那河南賊子嘗鞭味，鐵打天靈碎九分。

紫微命在須臾處，閃上將軍救護人！

說敬德高叫一聲：「勿傷吾主！」單雄信說：「有什麼人，來此救駕？」雄信見尉遲■馬單鞭，說：「唐將！你去披掛來，與你交戰！」敬德喊叫一聲：「我不用披掛，擒你這賊，方為好漢！」雄信微微冷笑：看他身無衣甲，馬無鞍轡，焉敢誇強賣口！

明欺唐將無袍豔，舉架如飛劈面奔。

敬薦掄鞭忙架過，當場二將賭輸贏。

槊起半空生殺氣，鞭臨盔頂長愁雲。

突鋒戰鍛多時節育，惱了勳上黑煞神！

說敬德件擲神威，躍馬趕上，喊震一聲，舒過手，把銀牙架奪將過來，舉架憂望堆信刺去。雄信側身一躲，刺著左腿，跌下馬來。那雄信帶著傷，棄了馬，往前逃竄。敬德也不去追趕，心下自想：「我單鞭救主。誰人肯信？必須拿槊回營，方是證見！」此時敬德想一想道：「大丈夫作事，何必如此！連忙舉槊在手，用生平氣力，擦在榆下。敬德趨馬回營不題。

卻說秦王逃難之時，只見一員蓬頭裸體的大漢，殺退了單雄信，連忙趕上。又遇屈突通領大勢人馬已到，殺敗鄭兵，斬首千餘級，收兵迎接秦王，保駕回營。眾總管都來參見，說：「主公！臣等不知，有失保駕，望乞赦宥！」敬德吩咐軍士，取過衣甲，連忙披掛，參見秦王。秦王問道：「蓬頭裸體救駕的是誰？怎麼我隨路問來，全無一人答應？」敬德叩頭奏說：「是臣單鞭奪槊救駕，因蓬頭裸體，有失臣禮，以此不敢答應！」秦王問：「你奪的槊，今在哪裡？」敬德說：「臣撩在榆園山腳下。」秦王說：「若不虧卿取救，吾命休矣！」敬德說：「蒙主臥內賜金，少盡犬馬之報！」秦王說：「公何相報之速！」又賜金銀一篋，信任愈深。天晚不題。秦王散了眾將，各回營寨安歇。到了次日早晨，秦王升帳，聚集諸將，參見已畢。秦王吩咐記功官：「開載敬德第一功勞！」誇獎之言，不釋於口。眾總管心下都有些不然，各各交頭接耳說：「秦王是水性官家，性格不一。當日有了秦叔寶，只誇秦叔寶；今日有了尉遲恭，只誇尉遲恭。」茂功已知眾將心下不服，即忙當駕奏道：「主公！昨日尉遲恭單鞭奪槊救駕之事，沒人知道，誰肯信服？今請御駕同眾總管，到榆窠園試驗一回，便知真否。」秦王准奏，傳令起駕到榆窠園去。帶領諸多將士，並大勢人馬，徑來到榆窠園內，果見棗木槊豎在嶺腳下。茂功說：「主公！除秦叔寶、尉遲恭、羅士信三將之外，其餘總管內，若有拔得棗槊起來的，算他在邊上一件功勞！」秦王准奏，傳令知會眾將，有殷開山說：「這個什麼打緊？我就去取來！」殷開山下馬，走近槊邊，把槊兩手攥住，連搖幾搖，生根相似，動也不動。敬德笑著說：「這個不是拔槊，好似蜻蜓搖石柱！」殷開山自覺羞慚，復回本隊。只見程咬金大踏步走近前來，說：「殷將軍不會拔槊，惹人笑話，臣如今要走馬拔槊！」秦王問咬金：「怎麼叫做走馬拔槊？」咬金說：「主公！臣要跨馬跑到槊邊，馬不停蹄，就要拔起槊來！」秦王點頭喝采。程咬金按盔束甲，勒臂摩拳，跨

上錦徽鞍，打動棗騮駒，跑到架邊，兩隻手攥住銀牙架，連搖幾搖，就如釘定一般，再搖不動。手便攥住著架，卻不曾拴得住馬。那馬箭奔相似，往前跑了去，把咬金兩腳蹬空，跌下馬來。秦王鼓掌大笑，敬德說：「這個不是走馬拔架，好似蒼蠅拱石！」秦王道：「敬德，既沒人會拔架，還是你去拔了罷！」尉遲恭下馬離鞍，扇大膀，曳大步，走近架邊，兩隻手攥住架，用力只一拔，響亮一聲，帶起車輪大一塊土起來！底下一段清泉，水旱不乾！有詩為證：高祖為君武德年，秦王遭困入榆園。

英雄敬德單鞭救，千古留傳拔架泉！

不題秦王起駕回營，再說單雄信遁回河南城，歸朝啟奏鄭王：「臣追趕秦王到榆窠園，將勾擒拿，不料遇著一員唐將救應。其人殺法驍勇，臣與他大戰，不能取勝。燕義又被秦王射死。」鄭王見說，憂填方寸，愁鎖眉峰，把雄信削去兵權，回府閒住；著桓法嗣總領馬步軍兵，鄭王朝散不題。

且說秦王一日升帳，眾將參見。有齊王雖則在營，又不掌兵權，時時懷恨敬德，又怪秦王信任敬德。一日齊王與秦王說：「小弟離朝日久，思念父皇，急欲回朝，小弟就此告別！」秦王說：「三弟既要回朝，著幾員總管遠送。」齊王說：「邊廷軍務緊要，不必遠送！」齊王原帶喬公山、耳珠晃、褚可達，並護駕親軍出營，徑回長安去了。朝登古道穿花柳，暮宿郵亭臥錦茵。有日回至大國長安，散了將士，朝見高祖。高祖問：「吾兒你在哪裡來？」齊王說：「臣在河南二哥軍門回來。」高祖說：「我正要問你，尉遲恭這廝在邊，曾有功麼？」齊王說：「父皇！尉遲恭沒有功勞，二哥待他如兄似弟，時常發兵，只著別的總管上陣，不差調他領兵交戰，以此沒有功勞。臨陣將官，也不亞尉遲一人。」高祖說：「我有旨意，著他戴罪徵討，限半年內立功。如無功勞，從重治罪。怎麼一向怠違旨意！」傳旨差金牌官校，速下河南，取秦府回軍，只說眾將久在邊廷，鞍馬辛勤，不曾面君犒賞，暫取回朝，頒賞完日，再下河南征討。臨行時，把尉遲恭枷鎖回朝定罪。金牌官校領了旨意出朝，離了長安城，徑往河南去了。

有日來到河南，唐營門首下馬。旗牌報進中軍，官校參見秦王，奏說：「萬歲旨意，取殿下軍士回朝犒賞。有尉遲恭久無戰功，鎖解回朝定罪。」秦王道：「呀！這個又是三弟回朝，搬下這些是非了！」問茂功道：「我父皇不知尉遲恭榆窠園救駕大功，如今著官校鎖解回朝，此事怎生回話？」茂功說：「不妨！臣有一計，取丹青手畫起一軸圖來，畫主公觀魏宣陵的故事；畫單雄信持著銀牙架，帶領鐵騎，往後追擒；畫臣手扯住雄信紅袍，雄信割袍斷義；畫尉遲蓬頭裸體，剗馬單鞭，在榆窠園奪架救駕之圖。回朝之日，即將此圖進與萬歲觀看，就好取救尉遲恭了。」秦王准奏。一面取丹青手，數日間畫就圖軸。秦王喚敬德近前，吩咐道：「父皇不知你救駕大功，旨意要鎖解回京。你不要報怨我，我見朝廷，自當取救。」敬德說：「主公！臣既歸順殿下，生死捐軀，敢不盡心圖報，豈有理怨主公之理？請主公勿疑！」秦王一面吩咐記功官，把敬德救駕之功，不要開載，且暫隱著。一面傳令打起回軍旗號，山崩相似，水流一般，滔滔地把人馬，趨回長安去了。一群彪豹離巖洞，百萬鯨鯢出海崖。